

喜馬拉雅山下

顧工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喜馬拉雅山下

顧 工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這本短詩集包括有二十四首短詩，都是作者在康藏高原工作、生活時的親身感受。它集中地反映了人民解放軍戰士在康藏高原上建築公路時戰勝自然，以及種種困難的真實生活，歌頌了戰士們的英雄品質。同時，它也反映了康藏地區各族人民建設祖國的熱情，以及他們的新的精神面貌，歌頌了民族大團結。詩集中洋溢着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

書號 818 文學 162

喜 馬 拉 雅 山 下

著 者 顧 工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787×1092 1/32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印張 2 1/8 字數 33,000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價 (6) 二角

印數 1—8,5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目 次

我站在鐵索橋上.....	1
我們的視線.....	4
飛翔在“空中禁區”.....	6
我們感到這裏的天地最美.....	9
秀麗的油畫.....	11
在世界屋脊的土地上.....	13
密林中亮起了火光.....	20
開山的砲聲.....	22
對着高懸的石崖射擊.....	26
妳要更加嬌豔地開放.....	27
草園上.....	29
珍寶.....	31

通車的山峯	33
卓瑪的髮辮上有一朵紅花(外三首)	35
共同的願望	42
鄉親	45
掃雪的人	48
暴風中的女醫生	51
在宿營的時候	56
我們的軍營在雅魯藏布江邊	58
喜馬拉雅山下的書信	60

我站在鐵索橋上

我站在鐵索橋上，
橋在輕輕地晃盪。
頭上飄過二郎山的雲霧，
脚下滾着大渡河的白浪。

一位紅軍時代的青年嚮導，
現在已經長了花白的眉毛，
他背靠着軟悠悠的橋欄，
滿懷興奮地對我說道：

“你看，當年毛主席踏過的泥土，
現在已經變成了寬廣的公路。

再也沒有砲彈爆炸的灰煙，
只有汽車在揚起繁榮的塵霧。

當年紅軍曾在這裏搶渡，
火光中響起英勇的高呼。
現在已經立起了雄偉的鋼橋，
這是一座多麼值得自豪的建築。

你看，當年白匪死守過的樓房，
現在改成了孩子們の學堂；
當年白匪放射子彈的槍孔，
現在變成了豁亮的長窗。

在戰士們洒過鮮血的地方，
現在已經長滿了青葱的果木。
人們在摘取雪梨、核桃的時候，
總要去朝拜一下烈士們的墳墓。”

我站在鐵索橋上，
心在激動地震盪：

“這塊充滿英雄氣息的土地，
是多麼地使人敬慕和神往。”

學堂裏孩子的書聲琅琅，
正把英雄的故事傳向四方。
我想：無論經過多少年代，
美好的書聲都會這樣高吭。

一九五三年十月寫於重慶

一九五四年十月改於拉薩

我們的視線

過去他在作戰地圖上
劃過箭頭、紅圈；
指明敵人要在那裏死亡，
圈定那裏是敵人的墳地。

可是他今天攤開的是
劃着白綫、數目字的藍圖；
計算着從那個山坳口，
來把國防公路開闢。

他常常喜歡對他的老戰友說：
——他和他都在長征時走過此地。

“我們的興趣，根據人民的需要來改變；
我們的視線，按照黨的指示來轉移。

在戰爭中我們學會了毛澤東的戰略戰術，
所以一步一步地走向勝利；
今天要我們來搞建設，
我又深深地愛上了這疊工程書籍。”

有天，他和他的戰友在曠野上散步，
他說：“別看這條牦牛都不走的小路，
將來會行駛着最新式的公共汽車，
汽車上還彈動着柔軟的座位。

兩邊會矗立起一幢幢華美的樓房，
交叉路口還要設立有紅綠燈的警崗，
這樣，擁擠在康藏高原的行人、車輛，
就能迅速、安全地東來西往。”

一九五二年六月於甘孜

飛翔在“空中禁區”

飛機的翅膀撫着藍天，

像一雙巨手摸着錦緞。

氧氣管裏發出撲鼻的清香，

推進器在神速地旋轉。

越過了鋸齒般的雪峯，

鑽進了棉絮似的雲層。

從喜馬拉雅山撲來的寒風，

在發狂地敲打着機門。

突然，飛機像是斷了綫的風箏，

在氣浪中猛烈地上下翻騰。

又像是捲沒在波濤中的小艇，
正向冰冷無光的海底下沉。

駕駛員把操縱桿牢牢握緊，
神色仍然非常鎮定。
他航行在世界屋脊的上空，
就好似漫步在家鄉的小徑。

他使雀兒山聽到了飛機的聲音，
他使瀾滄江看見了飛機的翅影；
這是他自己開闢的康藏航綫，
每個路標他都記得異常分明。

他是一個常嗅砲火的老兵，
在子彈的呼嘯中從不顫慄、吃驚。
當年既能在陸地上衝鋒陷陣，
今天當然也能在高空中自由飛行。

片刻，風雲都被拋在後面，
耀眼的太陽又貼近臉前。

下面出現一片高原戰士的營房，
羊羣般的帳篷邊飄起炊煙。

這時，駕駛員對我微微一笑，
笑容裏充滿勝利、自豪：
“當年帝國主義宣稱的空中禁區，
我們的飛機却能翩翩地旋繞。”

一九五三年十月寫於重慶

一九五四年十月改於拉薩

我們感到這裏的天地最美

在沒有牦牛腳印的雪地上，

我們張開了無數潔白的帳篷；

在空氣異常稀薄的高山上，

我們挑起了百十斤重的牛皮筐。

我們手上昨天的裂口還沒有合縫，

今天又綻開了新的裂痕；

我們却還把皮手套塞進口袋，

照樣掄着鐵鎚，鑿開康藏的大門。

有時我們鑽進雲朵，

砍伐着聚集在深山裏的老樹；

有時我們跳下流蕩着冰磚的激流，

把樹幹編織成一排排的木筏。

當汽車飛馳在世界屋脊上的時候，
我們看見司機在向我們含笑揮手；
可是我們却向他揮得更長更久，
因為修路的人最懂得通車的快樂。

車上載得這樣豐滿；
我們知道運的不光是罐頭和大米，
一定還把毛主席帶給我們的幸福，
從北京送到拉薩，送到每個藏胞的心底。

我們在淮海戰場上，曾經擊潰蔣匪；
我們在突破長江中，曾經抱槍浮水；
今天祖國把我們調到這裏，
我們就感到這裏的天地最美。

我們喜歡坐在毛茸茸的草原上，
攤開從遠方寄來的蘇聯畫報，
每當翻到西伯利亞的美景，
我們就說：這裏也要蓋起同樣的工廠。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於雀瓦山下

秀麗的油畫

過去這裏瀰漫風沙，
現在西紅柿正在抽芽；
山巔上的積雪還沒融化，
性急的菠菜已在開花。

河沿的小草上還凝着冰珠，
旁邊又栽了一排窈窕的垂楊。
幾架紡花機似的水車，
在攪亂着山泉的流響。

蜜蜂開始飛出了蜂房，
布穀鳥也趕來唱起春天之歌；
它們在冰冷的高原上面，

第一次見到這麼多的花朵。

我們沒有用什麼顏料，

却把康藏塗得這樣青葱、美妙；

我們沒有誰自稱畫家，

却把邊疆抹成一幅秀麗的油畫。

一九五二年十月於宗夾拉山